

剧场回音壁

此《潜伏》
非彼《潜伏》——也说话剧《潜伏》的
改编得失

友燕玲

前不久,由洪剑涛和胡可领衔主演的话剧版《潜伏》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上演,吸引了不少“潜伏粉”和“追星族”们前往观看。虽然两位主演不算一线流量的明星,剧场依然可算座无虚席。

话剧版《潜伏》,几乎完全颠覆了电视剧的模式。人物设置上,原本属于余则成的人物光环全给了翠平,从通过身份考验到最后自我牺牲,翠平成功地完成了潜伏任务,也在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一个女性革命者;洪剑涛演的“余则成”一改孙红雷式的“深沉、严肃”,微胖的他以“干过两年厨师”自嘲,令观众会心一笑,便也接受了这个更具幽默感的余则成。

就故事背景和框架来说,话剧版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潜伏”味道,一对革命者,假扮夫妻,完成组织交给的潜伏任务。而在细节处理上,又不完全等同于电视剧,比如翠平帮助站长夫人下狠手敲诈“汉奸”资本家而获得站长和站长夫人信任的细节,帮助站长送黄金准备贿赂戴笠却误送给了毛人凤而化解了危机的细节等都是为话剧版《潜伏》量身定做的。似曾相识的情节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而适当陌生化的处理,又给观众带来新鲜感,让人有往下看的愿望。就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话剧《潜伏》是成功的。

但是,这样的话剧或许能成为“热门”,却无法成为“经典”。将电视剧改成舞台剧,就像将畅销小说改成电视剧,基础的观众群在,不怕没人看。但是从电视剧变成舞台剧,首先在故事体量上受到限制。三十集的电视剧情节要在两个小时内由戏剧的起承转合里集中呈现,是多么高度的提炼呀。目前话剧版的呈现相对完整,但也不免给人“转化太快”的感觉。谍战剧的特点在于制造紧张,所有的“侦查”和“反侦查”都是非常严谨的,哪怕有一次破绽都会让主角身陷险境,因此对细节展示的要求是细腻,这正是电视剧的优势。而在戏剧舞台上,因为时间受限,很多计策、谋划、行动,都必须迅速解决,给观众的感觉就像是小儿科。

应该说,编剧已经在尽力化解这个矛盾,设置应急的机智,譬如翠平无意中犯的错误,又让剧情用这种错误碰巧帮助他们脱离险境。但是,把一个革命者在潜伏中成功地完成任务,说成是对“错误”的巧妙运用,未免低估了革命者的辛苦付出以及其背后的崇高使命感。

三十集的电视剧,是不断产生危机、解决危机的过程,人物关系、矛盾不断转换,由此产生精彩、过瘾的情节;但是在舞台上,不允许展开过多的线索,需要营造集中的矛盾,一气呵成,才能痛快淋漓,这也是舞台剧的性质决定。为了尽可能调动观众的情感,话剧改掉了原本的结局,让翠平为了保护余则成而牺牲,强化了两人之间的感情渲染。最后,还安排了梦中重逢,增加了感情戏,让整个戏看起来更像是“戏”,更有戏剧味。然而略带遗憾的是,女主角胡可或许是因为电视剧演员出身,舞台功底较为薄弱,虽然她说自己已经“释放了自己内心的小恶魔”,但在台词、表演等方面依然有不少硬伤,没能演出节奏感和轻重缓急,而这正是电视表演和舞台表演的不同之处。

作为一个有“潜伏情结”的观众,对话剧《潜伏》的整体呈现还是满意的。毕竟电视剧改编舞台剧,最忌原封不动的搬演。这一版话剧既满足了剧迷“再现”《潜伏》的期待,又带来一些新鲜感,吸引了一些舞台剧观众,已经算是成功了。



电影评论

“命运号”上的人性选择

沉羽

电影《动物世界》的故事情节,源自于日本著名动漫《赌博启示录》。影片通过一艘大型游轮上众人参与的生死牌局,来展现人性的另一面。

影片整体效果不错,主演李易峰的表现叫人眼前一亮,他身上那种略带忧郁的动人气质和眼眸中自然流露的慧黠神情,与该片主角郑开司的特征相当契合。郑开司是个普通至极的男生,身无长物,靠在电玩城里扮小丑谋生。朋友的欺诈,使其背上了高额债务。为了还债,也是为了病弱的母亲和心爱的女孩,他登上了一艘名叫“命运号”的游轮,希望通过在游轮上的游戏中获胜而改变自己卑微潦倒的命运。表面上看,游戏规则明确,参与者只要以标着“石头、剪刀、布”的扑克为道具,赢得对手身上的星星标志即可。但这种“赢取”意味着玩家间产生了强烈的利益冲突,游戏的性质也就由此转化成了生死博弈。游戏场成了斗兽场,郑开司一次次遭遇背叛,一次次身临险境:先是张景坤出老千,害他失利。后是孟小胖偷牌走人,再度回来时,说自己有个女儿在等着他,利用郑开司的善良,继续欺骗背叛。而当郑开司为同伴赢来赌注,自己却被关进小黑屋,他的同伴无情地丢下一句“人为财死”,即没了下文……

貌似炫酷的生存游戏背后是犀利的道德命题:当你深陷极端环境,是否还会选择道德?就像郑开司,轮番经历“农夫与蛇”的遭遇,是否也会和片中其他人一样,突破人性的底线,从恶如崩?郑开司没有,他说:“老子信的道,老子自己来守。背叛争抢,想把老子变成一只动物?没戏!”这段话可说是电影里一次提纲挈领的总结。在“命运号”游轮上的赌局中,没有共赢,只有你死我活,这是一个生死漩涡,坠落下去便会沦为野兽。身入其中的郑开司明白“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可他更明白,“人”和“动物”之间,还隔着一个值得自己用生命去捍卫的“道”。

《动物世界》骨子里就是一则醒世寓言。有人说,问题出在“命运号”上,此处不折不扣的“动物世界”诱导了人性中“兽”的一面。那么人本身就真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吗?我记得片中的张景坤下过一个判断:“人,总是贪心的。”郑开司的行为却与此判断背道而驰。他太清楚人和动物的区别了。像一头凶残的动物一样去厮杀,去咬噬,去残害,然后把自己放弃善良、丧失底线的做法归咎给外因,这很容易;困难的恰恰是坚守道义,不同流合污。《动物世界》的现实意义也显现于此。现代社会中,激烈的竞争完全可以比附于片中的牌局,不管是在职场、商场还是社交场上,不同的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反应。他们是否能抵御诱惑,经受住人性的严峻考验?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安静下来,扪心自问一番。

不过,是人,就会有挣扎和犹豫。《动物世界》对这一点也呈现得相当真实。在影片的末尾处,郑开司靠着推算能力走出小黑屋时,旁边一个老汉恳请他去看望一下自己的儿子。这老汉一提出要求,观众的心就条件反射般悬起来了,大概是出于“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吧。我们立即会联想到:眼前这一幕简直是孟小胖行骗场景的翻版。如此情形下,郑开司不发一言,面无表情地走开了。可转眼之间,他猛揍了小胖,救出了老汉。这一段落挺震撼人心的。到此时,老汉是不是骗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郑开司哪怕曾经心冷似冰、万念俱灰,可仍然不甘心沦为凶残的动物。相反,他脱身出来后,依然选择了信任、助人。由此,这个人物形象也就愈加值得玩味了。现实生活中,他不过是旁人眼中冒着傻气的“小丑”,屡屡充当“东郭先生”的角色。然而世俗观念中的“傻”,其实恰恰是纯真和善良。郑开司在“命运号”上的种种表现,让我们相信,虽然这个世界并非十全十美,可正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人存在,世界才能始终葆有温暖、美好的一面。